〈淫欲為道〉

(《華雨集第四冊》, p.201-221)

流行於印度的性力派,傳入西藏的無上瑜伽

「秘密大乘」中的無上瑜伽,內容非常豐富,而最具代表性的,是與印度教中性力派 $(\hat{s}akta)^{1}$ 相同,男女和合的秘密。 $(\hat{s}akta)^{2}$

如編入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(97冊)的,《印度思想與宗教》(40·104-105)說: (唐玄奘所見的)「佛教在北方和南方的多數地區之中,已經衰落不堪了。這種衰落,由於和叫做性力崇拜的那些魔術,³和色情形式的秘密主義的不幸結合而加速了」。

¹〔1〕性力派主張濕婆的活動原力,來自配偶神的性力。崇拜之,即可獲被救及解脫的恩寵云云。

^{[2] 《}梵語千字文》 卷1,大正54,1205b23:「憀(śa) 詵(kti), 鑠底, 槊。」

^{[3]《}續一切經音義》卷6,大正54,959a4:「鑠底(上商灼反,又作爍字。下丁以反。梵語此云槊,即槍戟也)。」 【槊】:古代兵器。即長矛。

²〔1〕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,p.148:「出家聲聞弟子,視五欲如怨毒,以「淫欲為障道法」,固非在家弟子所必行。然以性交為成佛之妙方便,則唯密乘有之。「先以欲鉤牽,後令入佛智」,大乘攝化之方便。方便云者,且以此引攝之,非究竟,亦非漫無標準也。或者謬解「以樂得樂」,乃一反佛教之謹嚴樸質,欲於充滿欲樂中,成就究竟佛果之常樂。欲界欲樂中,淫樂最重,或者乃以此為方便,且視為無上之方便。惟是淫欲為道,密宗之舊傳我國而流入日本者,猶未嘗顯說,故每斥無上瑜伽之雙身法為左道密教。然特弘無上瑜伽之西藏喇嘛,則矜矜以妙法獨備於我已。」

^{[2]《}印度佛教思想史》,p.440-441:「如古代中國的方士,修吐納(也是修風的一類)等法,也就發見了任、衝、督(脊骨內的)、帶等奇經八脈;漢代就有(男女和合的)《素女經》。又如印度神教的「哈札瑜伽」,也說到三脈,五輪;「軍荼利(kuṇḍalī)瑜伽」立六輪;性力(Śākti)派也是從男女和合中求解脫。人類的身體,是有共同性的。在修行者以修風而引生的定力中,會發現身體內一些平常不知道的事。修持的淺深,能不能成仙、生天,姑且不談。中國的方士、道流,與印度神教的瑜伽派、性力派,與「無上瑜伽」的某些共同性,是不妨作比較研究的。從前讀過的某一道書說:「只修性,不修命,此是修行第一病!只修祖性不修丹,萬劫千生難入聖」。性、命雙修的主張,不是與「無上瑜伽續」所說,不修天色身,不可能成佛,是同樣的意趣嗎?」

³【性力派】梵名 śākta。印度教濕婆派(梵 śiva)系統之一。又作鑠乞底派。係由對濕婆神之威力崇拜,而引生出對濕婆之配偶杜爾嘉(梵 Durgā)性力(梵 śakti,生殖力)之崇拜。此教派遂以男性生殖器與女性生殖器象徵宇宙最高實體「梵」之活動原力,乃濕婆神與其配偶神孕化萬物之力。欲尋求獲救之恩寵與解脫之機能則須崇拜之。於印度教,原係用來象徵主上神之威力,後亦以之寓於其配偶神,由是遂擬人化而轉變為女神之性力崇拜,今印度教中即有崇拜濕婆(梵 śiva)配偶神杜爾嘉(梵 Durgā)之性力派;佛教中有關如來鑠乞底菩薩之說,恐係受此思想影響而產生者。

「印度宗教有一獨特的方面,雖然不易討論,但是引人注意,我指的是對於生殖力量的崇拜。……常見的是女神的崇拜,存在於許多國家之中。這種崇拜在巴比倫和小亞細亞很突出,4在埃及雖然不很突出但仍顯著存在。……在多數國家之中,這些神祇和儀式,都是歷史上的陳跡,隨著文化的發展而消滅了。……只有在印度,以及在受了印度影響的西藏,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流行到現代,不以為恥!……這些習俗,主要盛行於孟加拉和阿薩姆5的性力崇拜中間(這就是從前盛行無上瑜伽的地區),但某些毘瑟紐6教派也容許放肆行為。兩者都受到大多數有身分印度教徒的指責,但是兩者都有受過教育有能力的辯護者」。

以上所引,出於李榮熙所譯,英人 Charles N. E. Eliot 所著《印度教與佛教史綱》⁷。從 女神崇拜而引起的「猥褻儀式」,「放肆行為」,有的在文化發展中消滅了,而流行於印 度的性力派,從印度傳入西藏的無上瑜伽,卻在文化發展中,與某些理論相結合而流傳 下來,並信為「與神合一」,「即身成佛」的神聖行為。

或說是猥褻可恥的,或說是神聖無上的,千百年傳來的神秘性行為,我不想作是非的論斷,只從我理解到的略加敘述。

⁴ 小亞細亞之安納托利亞(Anatolia)薩塔勒許余克(Catal Hüyük)之新石器時代遺址(西元前7000年)中,發現有四十個神壇,說明此時已出現排成序列和層次之崇拜儀式,主神皆為女神,神壇間飾以雄牛與女性乳房造型圍成之圈,圈內放置兀鷹、狐狸之頭骨及野豬之下頷骨。經專家鑑定,認為此代表繁殖與死亡關連之象徵,充分表現此時之宗教觀念已反映畜牧經濟之意識型態,動物不再為獵取之對象,甚至進而為崇拜之對象;除求食與生殖外,已開始重視死亡問題;擬人神觀念已漸漸形成,擁有較繁複之宗教儀式,而不再以準宗教現象之法術為主。

^{5《}印度佛教思想史》,p.392-393:「「大乘佛法」起於南方,「秘密大乘佛法」又從那裏興起傳布呢?『嬉金剛怛特羅』說到怛特羅乘的四處聖地:Jālandhara, Oḍḍiyāna, Paurṇagiri, Kāmarūpa。『成就法鬘』也說到:Oḍiyāna, Pūrṇagiri, Kāmākhyā, Sirihaṭṭa——四處,是秘密佛教盛行的地區。日本所譯的,Bhattāchārya 所著『印度密教學序說』,立「發生的場所」一章,顯然是以四聖地為秘密乘發生的地區。Kāmarūpa 就是迦摩縷波,與 Srihaṭṭa 都在現在的阿薩密 Assam 地方。東印度是秘密乘盛行的地區,因而有人以 oḍḍiyāna 為現在的奧里薩 Orissa」。

^{6《}大智度論》卷10,大正25,128a6-12:「世界有天常求尊勝,憍慢法故,自言天地、人物, 是我化作。如梵天王謂諸梵言:「我作汝等。」毘紐天言:「世間有大富貴名聞人,皆是我身 威德力分,我能成就世間,亦能破壞世間,世間成壞皆是我作。」有如是天,破因緣法相; 諸佛實語不破因緣法相。」

⁷ Charles Eliot (Charles Norton Edgecumbe Eliot) 《Hinduism and Buddhism: An Historical Sketch》, London: Edward Arnold & Co.



一、佛法對於貪欲的基本態度

釋迦牟尼在印度創始的「佛法」,以解脫為究竟目的。對男女問題,在家弟子,應過著國法與社會倫理所容許的夫婦正常生活;出家弟子,修「離欲梵[清淨]行」,嚴持「不得非梵行」[淫欲]的戒行。 在家與出家,都可以從修行而得解脫,那為什麼在家的有夫婦生活,而出家的要受持「不得非梵行」戒呢?這點,留在本篇的末後去解說。

二、貪欲從潛在流行到公然流行

「食色性也」,在生死流轉中的人類,確是有此本能與需要的。

所以在(不完善的)人性傾向下,發展中的佛法,漸有類似印度的性力派,中國道家的房中術出現。先是潛在流行,或作神秘與暗昧的表示,到西元四、五世紀,才漸漸的公然流行。這裏,先舉「一經」,「一論」,「一事實」,「一傳說」來說明。

(一)、一經——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的女菩薩婆須蜜多

「一經」:《不可思議解脫經》,就是編入《華嚴經》的〈入法界品〉。〈入法界品〉的傳出很早,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已一再引用⁹,約在西元二世紀末集出。〈入法界品〉敘述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歷程;在善知識中,有一位婆須蜜多,是最美麗的女菩薩。婆須蜜多的功德莊嚴,可說是以色相度眾生的,如唐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(卷 68)〈入法界品〉說:

「若天見我,我為天女,形貌光明殊勝無比;如是乃至人非人等而見我者,我即為現人非人女,隨其樂欲,皆令得見。若有眾生欲意所纏,來詣我所,我為說法,彼聞法已,則離貪欲」。

「若有眾生暫見於我,則離貪欲,……暫與我語,……若有眾生暫執我手,則離貪欲」。

「若有眾生暫昇我(床)座,……暫觀於我,……見我頻申¹⁰,……見我目瞬<mark>11</mark>,…… 抱持於我,……若有眾生唼我唇吻,則離貪欲」。

^{8《}印度佛教思想史》, p.142:《大智度論》卷 35, 大正 25, 317b 說:

[「]有人言:菩薩雖受五欲,心不著故,不妨於道」。

[「]菩薩應作童真修行梵行,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梵行菩薩不著世間故,速成菩薩道。若婬欲者,譬如膠漆,難可得離」。

有大乘人以為:受五欲,對修道是不妨礙的,只要不執著他。對於這種見解,龍樹是不以為 然的。認為始終修童真梵行,能「速成菩薩道」,也就是成佛要容易得多。

^{9《}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,p.1011:「現存《華嚴經》的部分內容,古代是單獨流行的,如〈入法界品〉,龍樹在《大智度論》中,稱為《不可思議解脫經》,或簡稱《不思議經》。《不可思議解脫經》的單獨流行,到唐代也還是這樣。」

^{10【}頻】:通"嚬"2.張□。

[【]申】21.通"呻"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:"申者,呻之也。"22.引申為吟詠。唐李白《江夏贈韋南陵冰》詩:"玉簫金管喧四筵,苦心不得申長句。"

[【]頻伸】:亦作"頻呻"。欠伸。打呵欠,伸懶腰。《禮記·少儀》"君子欠伸"漢鄭玄注:"以 此皆解慊之狀。伸,頻伸也。

[【]嚬呻】: 1.謂蹙眉呻吟。

^{11【}瞬】:目動;眨眼。

「凡有眾生親近於我,一切皆得住離貪際,入菩薩一切智地,現前無礙解脫」。

- ○依經文說,這是大菩薩化度眾生的一門方便。婆須蜜多是天[神],也是人(及非人), 是神人合一的女菩薩。她為男性眾生說法,使他們離貪欲;他不只說法,也以執手, 擁抱,接吻等行為,而使男性離貪欲的。
- ○依佛法的傳說:不同類的眾生,有不同類的「淫事」,如「二二交會」的,「相抱」的,「執手」的,「相顧而笑」的,「眼相顧視」的,都能滿足「淫事」而「熱惱便息」(《瑜伽師地論》卷5)¹²。
- ○一般眾生滿足了淫欲──「熱惱便息」,但不久又有淫欲熱惱的需求。婆須蜜多可不同了,從顧視,執手,抱持,唼吻等的行動中,能使眾生永離貪欲。這顯然是「以欲離欲」的法門;與後起「秘密大乘」的無上瑜伽,雖還沒有完全一致,但到底傳達了從淫欲中離欲的消息。
- ○特別值得一提的,婆須蜜多是「險難」地方人,險難的梵語為(Durga)——突伽,正是印度教中自在天——溼婆天后,烏摩的別名。突伽,早已存在於印度神教中,後來從溼婆派中分出的性力派,就是以突伽為主神的。
- 〇還有,婆須蜜多的婆須,或譯作婆藪,是印度一部分天神的通稱。婆藪天,婆藪天女,婆藪大仙,都見於「秘密大乘」的教典。婆藪是天[神],蜜多譯為「友」,所以婆須蜜多,可解說為天神的女友。
- ◎突伽與婆須蜜多,出現於〈入法界品〉以欲離欲的法門中,決不是偶然的,與後起的性力派及無上瑜伽,有一脈相通的一定關係。圓融無礙的〈入法界品〉,融攝了這一秘密法門,然在一般學佛人的心目中,多少有是非不分,邪正莫辨的感覺。

(二)、一論——《阿毘達磨集論》「秘密抉擇」說

「一論」:《阿毘達磨集論》,西元四世紀中,無著菩薩所造的。在《集論》(卷7)〈抉擇分中論議品〉,論到「秘密抉擇」,引「經」說:

「又契經言:菩薩摩訶薩成就五法,名梵行者成就第一清淨梵行。何等為五?一者、常求以欲離欲;二者、捨斷欲法;三者、欲貪生已,即便堅持;四者、怖治欲法; 五者、二二數會」。

〇「二二數會」,原文誤作「數食」,依《雜集論》(卷 16 改正。經上所說的「五法」, 如依文解說,那是一、求從淫欲中離欲的法門;二、不取一般的斷欲法門;三、如欲

^{12《}瑜伽師地論》卷 5 , 大正 30 , 300a23-b14:「諸那落迦中所有有情,皆無婬事。所以者何?由彼有情長時無間多受種種極猛利苦,由此因緣,彼諸有情,若男於女不起女欲,若女於男不起男欲;何況展轉二二交會。若鬼、傍生、人中,所有依身苦樂相雜,故有婬欲,男女展轉二二交會,不淨流出。欲界諸天雖行婬欲,無此不淨;然於根門有風氣出,煩惱便息。四大王眾天,二二交會,熱惱方息。如四大王眾天,三十三天亦爾。時分天,唯互相抱,熱惱便息。知足天,唯相執手,熱惱便息。樂化天,相顧而笑,熱惱便息。他化自在天,眼相顧視,熱惱便息。又三洲人、攝受妻妾,施設嫁娶。北拘盧洲,無我所故,無攝受故;一切有情無攝受妻妾,亦無嫁娶。如三洲人,如是大力鬼及欲界諸天亦爾,唯除樂化天及他化自在天,又一切欲界天眾,無有處女胎藏;然四大王眾天於父母肩上或於懷中,如五歲小兒欻然化出;三十三天如六歲;時分天如七歲;知足天如八歲;樂化天如九歲;他化自在天如十歲。」

貪生起了,要一直堅持下去;四、厭惡對治貪欲的法門;五、男女一再的交合。

〇「佛法」本是修「離欲梵行」的,而所引經說恰好相反,不用斷欲,反而稱為「第一清淨梵行」。這類不合佛法正道的語言,如「逆害於父母,王及二多聞,誅國及隨行,是人說清淨」等(《集論》卷7),應怎樣去解說?無著在《集論》(卷6)中,又稱之

為轉變秘密(pariṇāmanâbhisaṃdhi)。¹³意思說:語句隱密,不能依通常的文義去解說,要轉變為反面的別解,才不致於誤會。如「二二數會」,《阿毘達磨雜集論》(卷16)解說為:「於染淨因果差別四真諦中,以世出世二道,奢摩他[止]毘缽舍那[觀]二道,數數證會故」。

- ○無著、世親的時代,「以欲離欲」的法門已開始流行,這就是無上瑜伽男女和合的密法。這一秘密法門,早期的偶然流露,在正常的佛法中,還不能被容忍,所以無著作了這樣的抉擇——秘密的不了義說。
- ○唐不空在西元 746 年來華,譯出《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》;「廣本」中一再說到:「蓮華、金剛杵相合,此說即為最上樂」等。不空是知道的,所以在《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理趣釋》(卷下)中說:「想十六大菩薩,以自金剛[男根]與彼蓮華[女根],二體和合,成為定慧;是故瑜伽廣品中,密意說二根交會,五塵成大佛事」。
- 〇不空不說男女的實體和合,而說觀想男女和合,修成定慧相應。說「二根交會」是「密意說」,與無著說部分相同。其實,不空的時代,印度的無上瑜伽,男女和合的即身成佛法門,已相當興盛了。不空這樣的解說,也許是覺得不合中國的倫理觀念,怕引起障礙而故意這樣說的吧!

^{13〔1〕《}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》卷 6,大正 31,688a12-15:「復次有四種祕密。由此祕密故於方廣分中一切如來所有祕密應隨決了。何等為四。一令入祕密。二相祕密。三對治祕密。四轉變祕密。」

^{[2]《}印度佛教思想史》, p.259-260:「轉變秘密 (pariṇāmanâbhisaṃdhi):語句隱密,不能依通常的文義去解釋,要轉作反面的別解,才不致於誤會。如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(大正 31,141b)說:

[「]覺不堅為堅,善住於顛倒,極煩惱所惱,得最上菩提」。

這一頌,如依文解釋,那真比邪教更邪了!《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》,說「秘密決擇」,舉:「逆害於父母,王及二多聞,誅國及隨行,是人說清淨」;「不信不知恩,斷密無容處,恆食人所吐,是最上丈夫」;及「覺不堅為堅」等三頌。第一頌,是世間公認的極大罪惡,怎麼能說是清淨?後二頌,是世間極下劣人,煩惱深重,怎麼能說是最上的大丈夫?說他能得無上菩提?這都要「轉變密顯餘義」,才能合理。」